

书信能为我们带来什么？

【文/谷立立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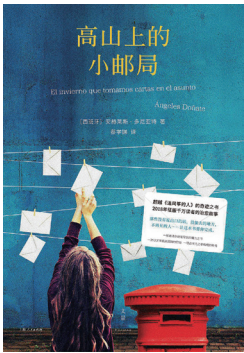
《高山上的小邮局》开始于一个疑问：“在一个已经没人写信的地方，谁还需要邮差呢？”或者，也可以这样问，在一个已经没人看信的时代，谁还需要一本以信为主题的小说呢？想来，诸如此类的问题必定常常萦绕在西班牙女作家安赫莱斯·多尼亚特的心头。好在，她没有被压垮。在从事写作之前，多尼亚特是一名记者。在看惯了人世的分分合合、凉薄背叛、反复无常之后，她更愿意回到过去，终结无处不在的负能量，传递生而为人的愉悦。

萨拉马戈曾说，电子邮件永远不会沾上泪水。因为就算电子邮件再便捷，也是冷冰冰的，不具有手写书信应有的温度。相信多尼亚特对书信的热情一定不亚于写作。与所有珍视传统的人一样，她深知书信就是生活的片段，生与死、爱与恨、买与卖、失去或得到，人生的一切都浓缩在薄薄的信笺里。这意味着在这个被定性为无人写信的年代，多尼亚特和她的人物要展开一段逆流而动的漫长征程。《高山上的小邮局》恰恰是逆流而动的。小说以书信为起点，又以书信为终点，注定会是生活片段的汇集，是名副其实的书信之书。

因为电子邮件的普及，信件无人问津，山村小邮局即将撤销，从小生长在小村的邮递员萨拉不得不离开早已被她视为“家”的波韦尼尔。然而，这并不是结束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为了挽留萨拉，更为了还清孽债，80岁老奶奶罗莎在时隔60年之后重新拿起笔，给她童年的女友（也是她曾经背叛的对象）路易莎写了一封长信。遗憾的是，“你幸福吗？要是我能听到你说‘是’，该有多好”的句子还写在纸上，路易莎却早在15年前就已经离开了人世。都知道人世间最大的悲哀不是两个人相隔咫尺、心隔千里，而是想要得到原谅的时候却找不到原谅你的人。

书评

>>>



《高山上的小邮局》

作者：[西]安赫莱斯·多尼亚特
出版社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书信能为我们带来什么？是的，救赎。好比开启了某种疯狂的文字模式，波韦尼尔有了它的书信接龙。每个人不论出身，不管学识，都拿起笔来，给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写上一封信，把对方当作多年未见的朋友，就像“已经相识多年、曾经一起长大似的”。当然，信的长短、写得好坏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爱。只要用书信创造爱、传递爱，让这世上的另一个你知道你的心思，所有苦心就没有白费。由此，“创建一个文字接龙，让它长达首府，坚固得让那里无人能够切断”。就像满载着希望的接力棒，书信在不同的人物当中相互传递。她们如约隐去姓名，向陌生人讲述自己的经历，分享阅读体验、旅行见闻，将曾经错过的美好、曾经辜负的友人、屡次遭遇的失败，一站一站地传了下去。

仿佛打开了一道通往过去时光的大门，多尼亚特带我们走入那些书信当道的旧日时光。隐居小村的失意诗人、

有着文学梦的女孩、人到中年的单亲母亲、梦想畅游世界而不得的“宅男”……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独特的人生，被放置在信与信的地下通道里，就成了一个日常生活的大观园。还好，多尼亚特没有被园子里的风景迷花了眼。她用她的清醒造就了小说中俯拾皆是温情。因此，就算是讲述自己的失败，书信撰写人也不愿让这次难得的机会变得哀怨，不愿让手中薄薄的信浸透悲伤。既然不能让世界变得更美，为什么不让自己好过一些？于是有了改变。通过书信、通过倾诉，单身母亲学会了一边走路一边唱歌，地图收藏者对陌生人大讲旅行的妙处，就连隐居小村的女诗人似乎也不再怨天尤人。

或许，在多尼亚特看来，信件无所不能。它是日常的，也是奇幻的，既记录琐碎的生活，也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在那些遥远的年代里，人们遭遇变故、经历狂喜，抑或有重大发现，常常提起笔来，将彼时的心态记录下来，告诉远方的亲朋好友。想要知道达尔文踏上加拉帕戈斯群岛时的惊异、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的喜悦、托尔斯泰完成《战争与和平》时的满足、契诃夫与初恋情人丽卡·米齐诺娃持续多年的相爱相杀，不必打开回忆录，不用搬来传记，只需回到书信中去，它自会原原本本告诉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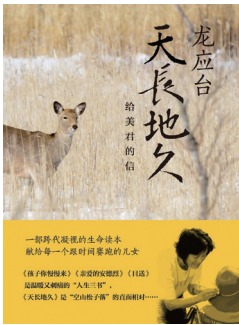
“有时，生活未经我们的允许就颠倒过来，让我们看到它的接缝。但是同样的道理，有时它也会摆正位置，第一次大放异彩。”毫无疑问，在生活的接缝处，自有书信的闪光。因此，假如生活亏欠了你，不必抱怨，更不必叹息。只需拿起笔来，认认真真写完一封信，寄给远方的亲人、过去的敌人、现在的朋友，一切就会有不同。当然，写信不会让世界变得更好，它更像是一种慰藉，为我们带来能量。哪怕这能量像烛火一样微弱，也足以照亮黑暗，去到光明的一方。

转身回眸看到时光深处的自己

【文/胡艳丽】

荐读

>>>



《天长地久：给美君的信》

作者：龙应台
出版社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《天长地久：给美君的信》是龙应台写给她母亲美君的信，信中写满对亲情、生命、教育与岁月的思索，含笑处令人泪光点点，她带给读者的疼痛、感悟，都不是地动山摇、排山倒海的，而是细密绵长、一点一点深入人心的。

在龙应台提笔写这些信时，母亲已经93岁高龄。此时，龙应台用湿纸巾擦她的嘴角，妈妈没有感觉；用手握她的手心，妈妈不会回应；龙应台轻声地对她说“妈妈，我爱你”，妈妈回复的也是空洞的眼神。此时的妈妈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生气。

可就在23年前，她一口气做了三件让大家觉得都不可思议的事情：隆鼻、纹眉、纹眼线，70岁的她还在向往着深邃善睐的眼神、英气焕发的眉宇。她不用征求谁的意见，也不猜测谁的心思，想做就做了，真的既是一个浪漫深情的公主，又是一位惊世骇俗的女勇士。

只是这位“勇士公主”在孩子们还没长大成人的日子里，一直尽心尽力的做着妈妈，她把真实的自己封禁在了

“铜头铁骨”的外壳之中。在她还是少妇时，她紧紧抱着怀里的婴儿，在人潮汹涌的码头寻找失散的丈夫，天黑了，她蹲在水沟边，为孩子搭建一个遮雨的雨棚；人到中年时，她赤脚坐在地上编织渔网，涉进溪水里割草喂猪；她把姿态低到尘埃里，谦卑地向邻居借钱，为孩子筹集学费；为了帮女儿争取读书的权利，她又坚定如山，不容质疑。

可是就是这样浪漫、勇敢、坚韧的美君，终于还是斗不过时间，在时光中一天一天老去了，枯萎了。龙应台多想时光倒转，让自己对美君如同对闺蜜一般无话不谈、亲密无间，那才是最质量的陪伴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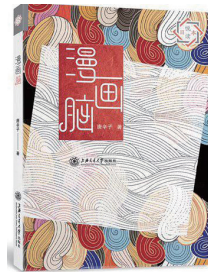
在书中，龙应台说“一旦是母亲，你就会被抛进‘母亲’这个格子里，定格为我人生的后盾。后盾在我的‘后面’，是保护我安全、推动我往前的力量，但是因为我的眼睛长在前面，就注定了永远看不到后面的你”。初闯世界的年轻人要面对太多的东西，要应对知识上的挑战，要有创新的想法和激情，要“从善如流”地适应各种规则、削去棱角的阵痛让我们哪有时间、哪有心情去回眸身后。而当我们为人父、为人母时，我们会突然发觉，生活又变了一个样子，从前自己就是自己的主角，而今自己变成了站在孩子身后的人。

令人可惜的是，两代人之间在衰老与醒悟上总有一些时间差。我们能否在父母未老时，去醒悟、去陪伴、去珍惜，如同对自己的知己、挚友般去对待他们？执子之手，陪你到老？

夜雨狂歌，人生如梦。生命有限、时间有限，在我们还有能力爱的时候努力去爱，把此生最真的爱、最深的情，留一部分给为我们付出了大半生精力，可以为我们舍生忘死付出一切的人。

新书

>>>



《漫画脑》

作者：唐辛子
出版社：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
这是一部日本漫画小史。书中从早期葛饰北斋的《北斋漫画》，讲到大正的漫画刊物，再到昭和时代与战争相关的漫画，而后是战后百花齐放的漫画黄金期，再有吉卜力工作室创作出大量以原画为基础的巨制动漫电影，漫画由此升级为全民式的文化现象。



《汉字力》

作者：姜建强
出版社：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
本书讲述了日文汉字在日语中千姿百态的用法和趣味。自从汉字漂洋过海在日本登陆，它便在与来源地的共鸣和分野中刻画出了一道独具特色的生长轨迹。书中充分展示了日文汉字在日语世界里花样繁多的日常，从中我们既能深切感受语言本身的想象张力，也能读出隐藏其后的那些群体性格与一方历史。